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

——评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获奖报告文学《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

◎图·巴特尔

2020年9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阿勒得尔图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正式出版。这部作品记述了在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关怀下乌兰牧骑成长进步的光荣历程,以生动的笔触、饱满的激情谱写了乌兰牧骑几代人几十年的生动事迹。在对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的抒写中,充分展现了乌兰牧骑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紧跟时代创新的精神风貌。

乌兰牧骑是一支跟党走、听党话的红色文化工作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又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多才多艺的个体所组成。如何准确把握乌兰牧骑60年辉煌历史和新时代的新作为新发展新贡献,如何深刻解读乌兰牧骑队伍和乌兰牧骑队员之间的关系,若想回答这样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根本的路径就是走进乌兰牧骑、走进乌兰牧骑队员。要想写好这部作品,对作者来说,别无选择。因为,文学作品虽然一再强调高于生活,但不可动摇、不能置疑的前提是文学作品必须源于生活。拥有几十年创作经验、十几年前就获过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的阿勒得尔图深谙这一道理,领命出征,到乌兰牧骑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生活中去!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是全区第一支乌兰牧骑,也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1月21日回信的乌兰牧骑。阿勒得尔图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高度出发、从探索第一支乌兰牧骑成长历程的实际出发,所以,对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用情最深、用功最多,于是,第一代乌兰牧骑队员伊兰、荷花、巴图朝鲁的故事来了,中坚力量斯琴高娃、钢·宝力道的故事来了,新时代乌兰牧骑队员哈斯塔娜的故事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殷切期望乌兰牧骑要“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阿勒得尔图在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就找到了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创作排演的民族舞剧《草原记忆》先后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金奖”、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中国舞蹈荷花奖组委会颁发的第七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比赛舞剧类作品银奖、中宣部颁发的全国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国家民委颁发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创作金奖”。

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创作排演的民族歌舞剧《我的乌兰牧骑》先后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2016至2017年度优秀剧目奖、文化和旅游部颁发的“入选201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和201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颁发的“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颁发的“入选2021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

两部作品所获奖项之多,足以证明这两部作品是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而创作排演这两部作品的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不愧为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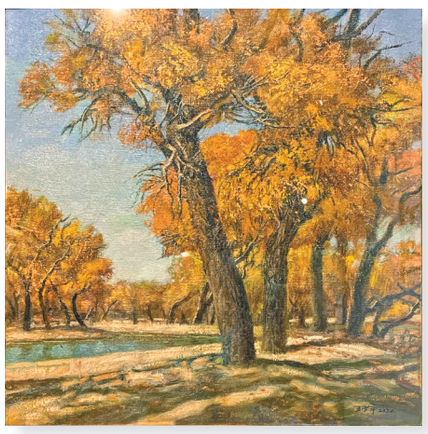
《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的创作有着近10年的前期准备,阿勒得尔图对乌兰牧骑跟踪报道、深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了更好地创作,近两年来,他又辗转几万公里,再次深入采访几十支乌兰牧骑和近百名新老队员,立足乌兰牧骑的发展脉络,用深情的叙述展现了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多彩生活,朴实无华的语言背后,蕴藏着饱满而丰富的情感。

《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采用全景式结构,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叙述,对各地乌兰牧骑在不同年代服务人民群众的感人故事以及队员的成长历练、经典剧目、重要演出等进行了全面展示。让读者既能看到,乌兰牧骑承载着开放的地域特点、包容多元的民族文化,为各族儿女共享的艺术;也能看到,从最西部的阿拉善到最东部的呼伦贝尔,乌兰牧骑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在内蒙古大地上、在广大农牧民的身边精彩绽放,他们以火热的生活为创作源头,不畏艰辛、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叙写故事的同时,作者有机地融入了内蒙古各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地理风物等,力求带给读者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从而进一步加深读者对“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在内蒙古大地上传承、发展、创新的认知。

《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全国重大选题,入选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这部作品对了解乌兰牧骑的发展历程,了解那些激情岁月里的感人故事有着重要的意义,使读者进一步加深对弘扬乌兰牧骑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共鸣。

回味



用画笔形塑壮美内蒙古

『美丽中国·内蒙古形象主题美术作品展』述评

作为“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美丽中国·内蒙古形象主题美术作品展览”日前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展出的120件作品以多维的视角,丰富立体地表现了内蒙古的无限风光。

展览虽然是一个以风景画为主的主题性美术作品展,但作品的题材内容丰富多彩,从绿色草原,到金色沙漠;从高高兴安岭,到茫茫戈壁滩;从九曲黄河,到长城遗迹;从远古岩画,到西夏黑城;从草原敦煌阿尔塞,到胡杨神树;从云中古城,到草原新路;从口岸小镇,到神圣敖包……可谓包罗万象,蔚为大观,内蒙古区域内众多的历史遗迹和丰富的自然景观被画家们尽收眼底,形塑成内蒙古的壮美形象。

展览作品包括油画、中国画、版画和水彩水粉画,但以油画为主。形式风格多种多样,表现手法多元——有写生,有创作;有宏篇巨制,有小幅精品;有全景式展现,有局部、微观描绘;有写实的,有写意的;有传统的,有现代的;有借气势取胜的,有以抒情动人的……

参展的画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有内蒙古老一辈画家的杰出代表如徐坚、张忠、叶立夫、田宏图等,也有从内蒙古走向全国,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画家如朝戈、张立平等,而更多的是创作活力正盛的本土中青年画家。他们共同构成了展览庞大的作者阵容。

综观整个展览,写生作品占了相当大比例,而且不乏优秀之作。如老一辈画家徐坚的水彩画《深秋》,作者运用娴熟的水彩画技法表现了呼伦贝尔深秋的风景,让人在酣畅淋漓的水彩语言中体会北国金秋的魅力。老画家叶立夫的油画《艳阳之季》,表现的也是呼伦贝尔深秋的风景,作者运用厚重的油画语言,描绘了阳光照耀下的桦树林及风格别具的小木屋——独特的景致,斑驳的光影,浓重艳丽的色彩,很好地表现了北国林区的魅力。从内蒙古走向全国的著名画家朝戈的油画《绿色的湖》表现的则是草原上的一个典型风景,作品在不大的画幅中营造了宽广的意境,传递出史诗般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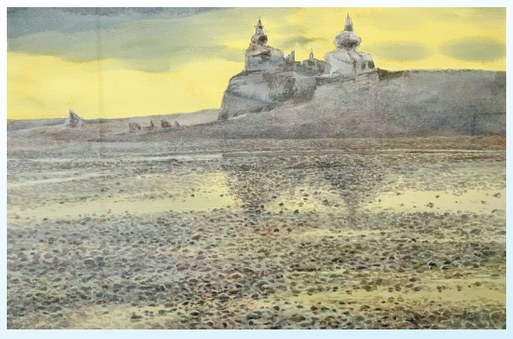
内蒙古是黄河的主要流经省区,内蒙古各族人民对黄河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此次画展中有众多描绘黄河的作品。如敖恩的油画《黄河太极湾》《太极湾初夏》、易晶的油画《黄河太极湾》、董从民的油画《写生黄河》、王耀中的油画《渐远的烽火台》、王虎镛的油画《千回百转》、路宾的油画《黄河系列》、王成俊的油画《准格尔黄河风景》、梁昱的油画《寂静的河谷》、李秉军的油画《龙口黄河畔》等。多数画家通过现场写生,表现了黄河内蒙古段不同时空下的独特风采。敖恩笔下的太极湾视野开阔,纯朴自然;易晶笔下的太极湾山清水秀,黄河安澜;董从民的黄河写生感觉鲜活,风格朴素;王虎镛笔下的黄河千回百转,奔流不息;路宾笔下的黄河水流湍急,蔚为大观;而王耀中的《渐远的烽火台》则把黄河与长城同框,传递出久远而沧桑的历史感。

王治平的油画《胡杨神树》,深入细致地描绘了额济纳胡杨树的独特风采,礼赞了千年不朽的胡杨精神。作者的另一幅作品《桃花依旧笑春风》则描绘了呼和浩特桃花盛开的情景,画面桃花怒放,春意盎然,寄寓了画家美好的愿景。侯明的油画《后山村落》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后山地区新农村的景象。张鹏的油画《雪霁》忠实地再现了北疆雪后初阳的温暖情景。孙与平的油画《茫茫鄂伦春》则表现了雪后鄂伦春的独特风情。马志有的水彩画《驯鹿》通过独特的内容,写实的语言,表现了冬季呼伦贝尔的独特景致。李玉璋的油画《秋色》通过厚重的色彩表现了阴山山脉大青山麓秋天的景色。崔雪冬的油画《云中古城》以近乎抽象的画面,表现了云中古城的历史遗韵。张项军的油画《恩和小镇》采用大刀阔斧的笔触,表现了恩和小镇的独特风姿。谷芳的油画《夏》表现了盛夏时节阴山南麓农田的一派生机。而文胜的油画《武川风景》则通过浓重的色彩表现了夏日后山地区的景致。刘微微的油画《白音敖包的百年云杉系列二》借鉴印象派的绘画语言,表现了百年云杉的风采。郭敏的油画《蓝旗秋韵》通过明亮的色彩对比,表现了“秋”的意韵。塞南的水彩画《黑城遗址》利用统一的色调,单纯的色彩表现了茫茫戈壁上西夏古城的残垣断壁,引人遐想。柳迪的水彩画《山长水阔》采用四联画的形式,表现了草原上山峦与河流的辽阔与壮观。

在创作作品中,首先要论及的是几位老画家的作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抒情——无论什么画种,无论表现的具体对象是哪里,内蒙古草原的不同景致,都被画家赋予一种抒情的气质而得到再现。如已故著名画家张忠的水彩画《巴特尔的牛群》,作者运用深入细致的点彩绘画语言,表现了草原上傍晚牧归的情景,辽阔的草原与天空被笼罩在温暖的金色之中,牧归的牧人和牛群点缀在地平线上,产生了音乐般的节奏,整个作品如一首悠扬的牧歌,抒情而动人。云希望的水彩画《高原牧歌》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前者强调的是傍晚的阳光灿烂,而后者强调的是草原上瞬息万变的天气变化所带来的云层和阳光的变化。老画家田宏图的组画《四季牧歌》是一组版画,作者采用套色木刻的形式,表现了科尔沁草原春夏秋冬的独特风情。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细节刻画、独特的形式语言为画面带来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张建国的油画《乌拉特草原》运用极其写实的语言,表现了乌拉特草原的辽阔与壮美。周宇的油画《呼伦湖风光》则运用独特的油画语言表现了呼伦湖的静谧、清澈以及天高云淡,同样以其抒情的气质打动人心。

展览中大多数是由中青年画家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都体现出更加多样的面貌。易晶的油画《胡杨林》通过意象性的笔法,表现了茂密胡杨林的整体气韵和生动景象,在讴歌大自然的同时,体现了作者对油画中国风的追求。刘乐民的油画《草原的史诗》运用十分内敛和朴素的绘画语言,在简洁、单纯的画面中,展现了内蒙古西部特有的地域风貌,营造出一种苍凉、旷远、静谧、雄宏的史诗品格,具有一种永恒感和历史感。苗景昌的油画《天边》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绘了盛夏草原的美丽景色,让人心向往之。李鑫的油画《苍山如镜》《远去的歌声》《春风》等则采用十分克制和沉静的绘画语言,表现了呼伦贝尔草原不同时空的独特景观,具有一种理性、单纯、舒张大气的抒情品质。张可扬的油画《雨后》运用写实的绘画语言,描绘了雨后草原的葱茏景致。白俊杰的油画《冬阳》通过厚重凝练的油画语言,表现了祖国北疆冬日阳光下的山峦与长城,传递出厚重而久远的历史遗韵。苗怀亮的油画《黄河古堡》则运用点彩的油画语言,描绘了黄河两岸的壮丽景色。李满春的油画《阿尔山四季》采用四联画的形式,表现了“中国天然氧吧”阿尔山四季如画的美丽景色。李军的油画《草原的春天来了》通过开阔的构图、亮丽的色彩,描绘了春季草原如诗如画的壮丽景色。其布日的油画《额尔古纳河》运用单纯概括的油画语言,表现了古老河流的今日风采,让人在静谧的氛围中体会历史的沧桑。王永鑫的中国画《南山牧歌》,运用写实的绘画语言,众多的骏马被描绘得形态各异,生动传神。袁绍华的中国画《一年阳春吉祥多》采用象征和寓意手法,表现了画家对家乡的美好寄寓。罗中伟的版画《静静的霍林河》,运用水印木刻的形式,表现了霍林河静静流淌、草原上山峦起伏的抒情景致。

内蒙古是绿色壮美的,也是抒情诗意的;是底蕴深厚的,也是丰富立体的。广大美术工作者用手中的画笔,为我们描绘了壮丽北疆的大美形象。



(本文图片为“美丽中国·内蒙古形象主题美术作品展览”参展作品。)

典评

笔

评散文集《寅照台华

◎刘志成

杨宏寅给我发来他的散文集《寅照台华》电子版。在初秋依旧溽热的午后,我泡了一壶陈年普洱茶,在茶香四溢中,翻阅起来,不觉被书中所叙吸引,以至茶凉不知。这显然不只是一本简简单单的散文合集,它饱蕴着极高的文学情怀和人生哲理。

《寅照台华》全书逾14万字,收录了111篇散文。其中分为《百姓列传》《怒放的生命》《人生漫谈》《笑话与商界小故事》《农夫杂记》等5个小辑,其中《人生漫谈》一辑又分为《人》和《读名著观名剧有感》两个篇章。

杨宏寅,笔名都市农夫,喜写散文及小说、格律诗、自由诗、杂文等,擅长人物传记式散文。他的作品散见于《散文百家》《神州》《西部散文选刊》《青年文学家》等刊物。杨宏寅的散文作品贴近底层,生活气息浓厚,作品富有怜悯情怀,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生存之痛是最让人无言以对和无可奈何的,他们往往因为无力把握现状和改变命运而显得孤独无助、渺小可怜。古往今来,文学家们往往以小人物的人生际遇为载体,对他们寄予人道主义的关怀,寄托他们对小人物命运的怜悯与思虑。那我们为何要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毫不夸张地说,关心小人物的命运,即是关心我们自己。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我们便是其中一员。小人物的故事,便是我们的故事。

杨宏寅入木三分地把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描绘得有声有色,富有感染力。他的散文,总能从芸芸众生中提取出最闪亮的部分,在众多同类型散文中脱颖而出。无须华丽的辞藻,无需绚丽的写作技巧,他的笔触总是贴近了大地的无声和人世的悲悯。这是散文创作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

散文包罗万象,它指一切不讲究韵律的散体文章,包括杂文、随笔、游记等。同时它还是最自由的文体,不讲究音韵,不讲究排比,没有任何的束缚及限制。杨宏寅的散文总是弥漫着一股干净、纯澈的韵味,不娇柔造作,不含情脉脉,不风花雪月,似乎作品回归到了散文的“初心”。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散文自古有之,它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行文体例,它通过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片段或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观点、感情,着重于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感受。杨宏寅的散文脱胎于传统散文定义之内,又加以创新,有了自己的风格,有了自己的理解,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魅力。

杨宏寅善于把生活场景运用在散文中,作品直摄人心。在《农夫贩桃记》中有一段:“我在此说的贩桃不是蟠桃,不是为王母娘娘献寿的仙桃,也不关乎风花雪月的浪漫。不是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更不是桃花依旧笑春风的美景。那只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商业实践经历。”他的文字中充盈着一些淡淡的诙谐感,让读者在轻松愉快中跟随作者的笔触,展开共鸣。

在《张老大》一文中写道:“张老大膀大腰圆,身高一米八,今年三十多了。在乡里不种地而以拉棺材为生。主要生产资料为一个半旧的带拖斗的拖拉机,上面自焊一悬臂手动葫芦,装卸车方便多了。”寥寥数语,便把张老大的生活所系、张老大的心灵手巧叙说得淋漓尽致。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瞬间饱满地站在眼前。

在《江小白》一文中写道:“江小白今年近五十岁了,一个人领着两个儿子一个闺女顽强地过日子,不靠男人不靠亲戚朋友的帮衬。儿女个个知书达礼,如今已各自上完大学有了工作,大多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近五十岁的女人,却叫江小白,让人有了更多思考的空间。她自食其力,通过自己劳动,带着儿子和女儿生活。这种在逆境中前进的勇气,就是对生活的挑战,亦是一种被逼无奈的人生态度。

杨宏寅的笔下,亦有对过往的怀恋,浮漾着一缕缕浓郁的乡愁。在《拾秋之趣》的开头这样写道:“‘拾秋’,不仅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独有名词,更是小孩子的‘专利’。放学后,扔下书包,呼朋唤友,背起小筐,拎起小布袋,成群结队,奔向收获后的田野。找寻遗落的玉米,捡拾散落的黄豆粒,翻刨落下的花生、红薯,甚至大葱。”

杨宏寅对古代典籍同样有着深入研究,《读道德经有感》一文中写道:“大约在二千六百多年前,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写下了《道德经》,本经共九九八十一章,短短五千字却言简意赅,文约意丰,包罗万象,对大自然和人类进行深刻剖析,提出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功成身退等理念,至今人们也难以想像老子在并不发达的春秋时代是怎样悟透自然和人的?”甚至于一些很有现实意义的电视剧、电影,但凡所感所想,杨宏寅都会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观点和感悟,以飨读者。

杨宏寅的散文,就是这样,没有过多堆砌的辞藻,没有虚空的比喻修饰,如同一块块裸露的石头,你能看到它的一切,它的凹与凸、它的清瘦与粗壮。很显然,这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方法,他以此为创作手段,不断挖掘生活背后的欢悦与悲戚,为我们送来绽放于内心深处或是灿烂或是凋零的无名之花。

2022年,在中国散文学会公布的会员名单中,我又看到了杨宏寅,这是对他散文创作的又一肯定。

列宾说过一句话:“灵感,那是由于顽强的劳动而获得的奖赏。”杨宏寅一直从普通的场景中捕捉灵感,潜心创作,夙兴夜寐,他取得的文学成就来自于他的坚持、他的勤奋。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相信杨宏寅在不久的将来会取得更丰硕的创作成果。

风赏